

增訂本

中國共產黨史稿

王健民著

第一篇
上海時期

中國共產黨史稿

王健民著

中文圖書供應社一九七四年九月

作者近照



作者題詩

為教三戶受亡秦止罪文章不罪身
執簡誰稱齊太史無言我念息夫人
敢將詩史陳前席愧把興亡責後生
刪定殘編五老矣十年一吐此酸辛

修訂史稿竟事

王健民時年七十

修訂「中國共產黨史稿」序

王健民

拙著「中國共產黨史稿」(以下稱「初版」)，在出版之初，自己並無信心，所以我至「自序」中說：「我不敢稱此書為『中國共產黨史』，而稱之曰『稿』，因為自知缺點甚多……一方面期望讀者指正，另一方面留予自己以修改的機會。」

近數年來，時時與有關中共史料接觸，發覺初版錯誤與遺漏之要正復不少。

1
期待讀者指正，這使我很失望。在國外，用英文、法文、日文及中文為此書作書評的，我知道的有七起。雖然他們有所指正和批評，但不能使我滿意，因為沒有搔着癢

受。中共史還是一門新學問，許多讀者和我一樣，缺少藝術和真相的知識，所以此書的缺點，他們並沒有發覺。這些書評都是在國外，在國內的竟一篇也沒有。國內向來缺少寫書評的風氣，有，也是褒而不貶。評者不敢「開罪」作者，作者亦往往缺少接受批評的雅量，所以大家不敢多事。加以此書未繼續發行，自然以不提為是。只有梁啟鐸先生一再在他的著作中引用，並譽之為中共史的權威，使我受之有愧。

初版發行之後，有關中共史的著作及資料，陸續有所發現：郭華論的「中共史論」，張國燾的「我的回憶」，是其最著者。郭教授自始即為中共史專家，不像我半路出家；張先生為中共發起人之一，且曾為重要領袖，其回憶

雖未必完全正確，然總比我這個局外人知道得多。

有了新的資料和著作，自然應該採集起來以補正本書的闕失，但這未能付諸實行，使我對讀本非常不安，今幸在香港有再版的機會，把初版的錯誤加以修正，遺漏加以補充，這對於我和讀者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

茲按照初版的編次及頁數的順序，列舉並說明主要修正之點如下：

第一編 上海時期

3
初版第九〇頁所載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第四次大會開會情形，甚為簡略。按張國燾回憶，有當選中委名單，工

作分配及人事情况。四大当选中委，陈初版提及陈独秀为
 总書記及瞿秋白当选中委外，国憲尚提及李大钊、張國燾
 等八人，但未能指出谁是中委，谁是候補。毛澤東未出席
 大会，亦未当选。当选者尚有王荷波其人，很少为外间所
 知，日人波多野乾一的「中國共產黨史」曾经提及，按國
 燾說，他是浦口鐵路工会領袖。

大会在吳庭康 (Voitinsky) 指導之下舉行，吳是指導一大
 的人，國燾說，吳在一九二七清黨以前一直代表第三國際
 指導中共，人很謙和，不似馬林和鮑羅庭之頗指氣使，目
 中無人。

大会後中共中央的分工：討論政策性问题者为陳、張、
 瞿、蔡和森，由吳指導；討論事務問題者为負責宣傳之彭

述之，少共書記任弼時，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、職工運動委員劉少奇、李立三，及婦運委員向警予。

照國憲的說法，政策討論書里似未談的中央政治局。中央工作分配，有秘書處，負事務之責，由總書記指導；組織部長由獨秀並；蔡、瞿編「嚮導」；張主工運，劉、李在他指導下工作；軍事由國憲兼，直到北伐軍到武漢以後，才由周恩來負責，並歷時甚久。

初版第九二頁所載一九二一年第三國際所召開的東方民族會議，張國憲曾往參加。他回憶說，他首先到伊爾庫茨克報到，該地國際設有遠東局，指導中、蒙、日、韓等地共黨。翌年一月始到莫斯科開會。季諾維夫主席，張也

是主席團之一。中國代表有張秋白、鄧培等，尚有甫入東方大學之中國留學生若干人。大家不懂俄語，有女聲啞。國憲、秋白、鄧培見過列寧，按國憲印像，列寧人很和氣，不做作，有為一位教書先生。他向兩張，國共可否合作，澤肯定答復，他很滿意。

初版第一八五頁所載學生運動，其起源不詳，後查其他資料，仍溯源於五四運動。五四的翌日，北京學生在北大成立「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」，並通電全國成立「全國學生聯合會」於上海。其時各地學聯紛、成立，至五月十六日，全國學聯在上海成立，到各地十九個單位，代表有段錫朋、張其昀等三十餘人，來賓有蔣夢麟、黃炎

培等，到会者共二百餘人。一九二三年全國學聯遷至廣州。每年一屆，至一九二六年是第八屆。

7
初版第一、二七頁所載中國農村土地分配情形，都採用中共資料，全係估計，並故意誇大分配不均（大陸論證之初中共屬新土政時亦復如此），殊不足信。另按「剿匪載史」載：皖西大地主有擁有土地十萬畝以上，對佃農甚為苛刻，但所指地主為一族姓，未說明其人口多少，亦欠正確。中國政府有若干調查，其正確性亦堪懷疑。後閱金陵大學教授巴凱所著「中國土地的利用」(J. Lossing Buck: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)一書，根據一九二九——三三金大農業經濟研究所之詐調查，包括二二省，一五四縣，一六八受

之一六，七八六農戶，自其成分言，地主佔七六·一%，半地主佔二一·八%，佃農佔二·一%。地主如此之多，佃農如此之少，則土地之分配不啻太不公平，則中共於土地時，至農村中從事血腥的階級鬥爭，殊多意義。此等資料自應引用，以與中共所捏造的数字比較研究。

初版第三〇四頁所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物價工會發生糧戰，國軍將獲方繳械，亦即「四·一二」清黨的風潮。此一事件，最近出版的「杜月笙傳」有內幕報導。據稱：當時領導「工人糾察隊」暴動者為「上海總工會」委員長中共份子江壽華，顧順章為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」，周恩來為黨代表。反共方面，上海青幫首領黃金榮、杜月笙

及張嘯林，聯合紅幫，組織秘密的「共進會」及公開的「工界聯合會」，發動幫會羣眾數千，自備武器，臂纏白布，上書「工」字為記，於十一日夜半後，分別向南市、南北各工人糾察隊進攻。翌日，槍戰不已，白崇禧將軍遂令國軍將雙方繳械。

前二日，九日晚，杜月笙招宴江壽華於其家，至，則有四壯士揄之上汽車，疾馳楓林橋郊外，扼之垂斃，遂埋之於叢林中。

大陸淪陷後，杜月笙之子某，一度被誘自香港返上海，適逢中共開會追悼江壽華，展示血衣，大駭，迅即出走。

初版第三五七頁所載一九二七年各地執行部，甚不完

查，國憲回憶則有詳細而重要的記載，陳哈爾濱執行部未曾提及外，其餘四個執行部是：北京執行部書記趙世炎，受加拉罕指揮，廣州陳延年，受鮑羅庭指揮，兩區均有獨立的傾向。上海執行部書記羅亦農，受中央直接領導。漢口執行部書記彭澤湘，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武漢為北伐軍克復後，由張國燾接託。國燾於武漢區中共人事及活動有較詳的記載。以上四個執行部至一九二七年破壞無遺。北京於四月六日張作霖搜查俄使館時，趙世炎與李大釗同被捕殺。廣州、上海於四月十二日清共時破獲，陳延年、羅亦農亦均被捕至死。漢口區則在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分共時被破壞。接着中共則有南昌、兩湖及廣州暴動的失敗。所以一九二七年中共所受的打擊是很大的。

初版第三六二頁所載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五大開會情形，對於當時中共中央組織及當選中委未加記載，僅於「証二」列舉波多野乾一的「中國共產黨史」中的名單。實則此項名單，以參閱本書四八三頁「蔡和森：機會主義史」，雖不完全，也可知其大概。七月初，武漢分共前，陳獨秀即不視事。「八一」南昌暴動，國燾、恩來都參加了，黨權遂落入瞿秋白之手。按其他資料，五大毛澤東僅當選候補中委及候補政治局委，蔡和森，毛的同鄉同學，亟欲提高毛的地位，未能如願。迨九月毛所主持的西湖秋收暴動失敗後，其候補政治局委也被開除了。從此毛不能參加中共中央黨的決策達七年之久，所以毛對陳、瞿，滿懷怨望。

初版第五〇三頁所載一九二七年「八七會議」之地點為武漢，「紅色舞台」及他書均有此記載。也有記載說在廬山。按「機合主義史」，謂蔡和森與彭公達會談「乘船返湘」，可以推知在九江。因從九江返湘必須乘船，而從武漢返湘通常是乘火車。至於出席之人，缺乏正確完全的記載。張國燾參加了南昌暴動，故未出席會議，他的回憶所舉名單亦僅可供參考而已。

第二編 江西時期

初版第五六頁所載立三路線與國際之關係，謂：「對於立三路線，國際之態度如何？有人謂立三係服從國際指